

ZHONGGUO DANGDAI DUANPIAN XIAOSHUO PAIHANGBANG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 排行榜

下

扎西达娃 ◎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◎ 叶蔚林 ◎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◎ 李锐 ◎ 厚土 ◎ 格非 ◎ 迷舟 ◎ 阿成 ◎ 赵一曼女士 ◎ 徐坤 ◎ 厨房 ◎ 铁凝 ◎ 安德烈的晚上 ◎ 莫言 ◎ 拇指铐 ◎ 苏童 ◎ 伞 ◎ 叶弥 ◎ 明月寺 ◎ 郑万隆 ◎ 老棒子酒馆 ◎ 迟子建 ◎ 雾月牛栏 ◎ 艾伟 ◎ 乡村电影 ◎ 陈继明 ◎ 寂静与芬芳 ◎ 尤凤伟 ◎ 为国瑞兄弟善后 ◎ 李冯 ◎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 ◎ 毕飞宇 ◎ 是谁在深夜说话 ◎ 邹静之 ◎ 骑马上街的三哥 ◎ 石舒清 ◎ 清水里的刀子 ◎ 刘恒 ◎ 狗日的粮食 ◎ 贺奕 ◎ 树木成年 ◎ 凌可新 ◎ 老白的枪 ◎ 朱曰亮 ◎ 走夜的女人 ◎ 温亚军 ◎ 驮水的日子 ◎ 扎西达娃 ◎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◎ 叶弥 ◎ 明月寺

中国作家协会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 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

短篇小说

排行榜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

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 排行榜

下

中国作家协会 选编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(上、下)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. —桂林:
漓江出版社, 2004. 8

ISBN 7 - 5407 - 3155 - 9

I. 中… II. 小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8382 号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(上、下)

作者◎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

责任编辑◎庞俭克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2090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000 千字

印张◎37.25

版次◎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8000 册

书号◎ISBN 7 - 5407 - 3155 - 9/I·1913

定价◎49.00 元(上、下)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下 卷

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	叶蔚林 (575)
汉家女	周大新 (601)
七奶奶	李 陀 (610)
马 嘶	谢友鄣 (618)
厚 土	李 锐 (625)
塔 铺	刘震云 (637)
迷 舟	格 非 (663)
年关六赋	阿 成 (684)
狗日的粮食	刘 恒 (701)
通腿儿	赵德发 (713)
美丽奴羊	红 柯 (729)
赵一曼女士	阿 成 (735)
厨 房	徐 坤 (743)
怀念黑潭中的黑鱼	张 炜 (760)
树未成年	贺 奕 (767)
村长的玉米	张 继 (777)
是谁在深夜说话	毕飞宇 (791)
十六世纪的卖油郎	李 冯 (797)

雾月牛栏	迟子建 (807)
走窑汉	刘庆邦 (826)
老白的枪	凌可新 (837)
若 木	徐小斌 (854)
安德烈的晚上	铁 凝 (874)
天仙配	王安忆 (886)
拇指铐	莫 言 (902)
乡村电影	艾 伟 (920)
清水洗尘	迟子建 (930)
左 肾	皮 皮 (947)
楼下楼上	何玉茹 (962)
名 丑	聂鑫森 (973)
骑马上街的三哥	邹静之 (983)
清水里的刀子	石舒清 (994)
寂静与芬芳	陈继明 (1003)
为兄弟国瑞善后	尤凤伟 (1012)
鞋	刘庆邦 (1021)
外地人	荆永鸣 (1032)
伞	苏 童 (1048)
湖 道	漠 月 (1058)
一条鱼的战争	金 瓯 (1068)
驮水的日子	温亚军 (1080)
走夜的女人	朱日亮 (1087)
朋 友	余 华 (1101)
化 妆	魏 微 (1112)
明月寺	叶 弥 (1131)
特 务	陈昌平 (1143)
绝 渡	谈 歌 (1156)
曲别针	张 楚 (1165)

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

叶蔚林

—

这五个女子，生在一个村里，吃一口井水长大。高矮胖瘦不一，各有各的脾性，可是却相好得要命。要活齐齐活，要死死一堆。明桃最大，拍满二十一，金梅最小，才吃十八的饭；中间，桂娟二十齐头，荷香和爱月都是十九岁。虽然自家各有名字，但另外还有个共名——“赔钱货”。父母说，大家叫，祖上就这么喊过来，听惯了，也就不当回事。她们大字不识一个，不识字要什么紧？照样晓得剪鞋样、纳鞋底。一锥一个眼古，麻线扯得嘶嘶叫。鞋底纳出十字纹、胡椒眼、芝麻花、双龙抢珠凤朝阳。这种鞋子谁舍得穿脚上？双手捧起当画看。讲来可怜，足迹不曾踏出三十里，顶多去过广西蚝街赶闹子。没钱买东西，挤挤也快活。倘若吃上一碗过桥米线，尽放辣椒酱，咝咝哈哈，满头冒汗，那种奢侈和享受，皇帝娘娘能不看热？

无论如何，在娘屋做女毕竟是美妙的。愉悦常常出自内心，出自种种发现和莫名的冲动。冬日衣裳穿得厚，又不常洗澡，长了身子也不晓得讯。热天脱下衣裳，胸前一摸，我的妈，几时鼓起这两碗赘肉！像出土蘑菇，像发面包子。姐妹们嚷嚷：哎呀呀，这样长法不得了，快扯布条勒紧。哪个月经初潮，更是兴奋、热闹：“来了？！”“来了！！”你捅我肚子，我卡你腰眼，哧哧笑。于是不由两腿夹紧，提气细碎走路，好似花旦溜台步，水漂萍似的。心中藏着机密，眼

睛汪水，贼亮。整个世界顿时变得那么新鲜，那么陌生，那么不可思议。

“男儿十六坐高楼，女儿十六斟猪头。”做女好是好，可是太短暂，正如三月桃花，开也匆匆，落也匆匆。如今这五个女子全都订过亲，今冬明春将陆续出嫁。出嫁就是进了鬼门关。男人日里打，夜里压；婆婆指甲长，一抓五道印。不提吧，议论点什么好？就讲死哩，死有几种死法？——千万莫投河，泡发身子，像吹足气的光猪，几多难看！千万莫吃火柴头，烧坏肠肚，来生吃喝怎么办？千万莫割脉门，血呼啦飙，吓死人啦！讲来讲去，最好是吊颈，干净，体面，身上衣裳都不得打折。不然，先前为何众多姐妹吊颈？是啦，吊颈赶早，赶在出嫁前。人出嫁，身子弄马虎，死了进不去“花园”的。女子的死最光明，最雅洁，正如彩虹消失，星星隐没。女子的灵魂是只小鸟，羽毛雪皑皑地白，能够飞进天上“花园”遨游……越讲越有味，越讲越觉着死的神秘和美丽。试想想，五个要好的姐妹，齐崭崭吊死在一根绳子上，晓得几打眼！手挽手结伴游“花园”，晓得几惬意啊！

现在，这五个女子正在山里刈丝茅草，丝茅草叶片有利齿，会咬人。山是荒山，一溜缓坡，风吹草荡。她们散兵线似的排开，从下往上刈。天上没有一丝云，近旁只有一棵枯树，树身倾斜，桎桎杈杈，呼天抢地似的。六月的毒阳，熔铁一般倾在身上。周围腾起火焦火燎的气息。单薄的衣衫早湿透，耙粘的。她们叉开两腿，深弯腰，脊梁骨一环套一环，圆圆的屁股撅起好高，股沟一劈两半，紧绷绷，好像拼力拉犁的小母马。

热死人啦！

明桃支起腰杆，四边望望，扔下镰刀动手脱衣裳，三下五除二，连束胸布条也解脱了。雪白的上身在阳光下耀眼辉煌，明桃带了头，其他四个女子照办。一脱才知道，各人有蹊跷。于是你望到我笑，我望到你笑。开头是忍俊不禁，继而痛快淋漓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惊得两只鹌鹑，扑扑楞楞一前一后，没命逃跑。

她们常用这种方法缓解疲劳。于是工作加快了速度。日头刚偏西三两丈，草就刈完，结实捆好。草捆码起两层，挡住烈日，造出一片阴影。喝点水，屙泡尿，来，坐到阴影下来！没什么好打讲的，还是讲死吧！空讲没味，要讲实在点点。

“姐妹们，到时候我们穿几件新衣裳？”明桃首先发言。

快嘴荷香忙接口：“还讲，按规矩穿九件！”

爱月摇头：“九件太多，穿五件足啦。”

荷香反驳：“叫化子，穿五件进得去‘花园’？”

“哪个不想穿九件，”爱月解释，“几时置办得齐！”

“我看穿七件合适。”桂娟打折取中。

“我赞成穿七件。”金梅一派天真，“不过里头要有件红灯芯绒才好。姐姐们，灯芯绒我还没穿过头回呢。”

“是啦，大红灯芯绒对襟衫，罩在上面，又时髦又打眼！”荷香拍手叫嚷，朝金梅眨眼。

商定了：穿七件，要有一件大红灯芯绒对襟衫。商定了，任谁都不许更改！好啦，现在讲讲，吊颈该吊在哪块？商量这事更有味，女子们越发活跃起来。哈，最好夜里吊到村前大樟树高头。天麻麻亮，大门一开。全村人就看见五个女子，一色红衣裳……叫呀，喊呀，哭呀！晓得几热闹哟。怕不行，樟树太高，搬梯子，搭绳子，兴师动众，惹得狗子叫，肯定搞不成器。有啦，吊到秀水冲杂木林子里好不好？那里僻得很，鬼都不去……哎呀，要不得，离村太远，万一三头五日寻不到我们怎么办！身子会馊臭的！林子里有风，头发吹乱啦，还有乌鸦，搞不好啄去眼珠子……哎呀，有眼无珠，游“花园”看什么？不爱不爱……商量没结果，还是明桃有板路，她讲：

“依我呢，最好吊到老油榨房里头。不远不近，又有遮盖。靠河边，空气好，有花有草，还有竹鸡婆子叫……”停停，又讲，“那根横梁我过细看过，蛀是蛀啦，不过我们五人满吊得起。”

老油榨房是熟地方。女子们小时常在那里“过家家”。经明桃一

讲，都觉得再合适不过。

金梅一直插不上嘴，自觉不如姐姐们主意多，心里歉歉的。忽然灵机一动，眉开眼笑：

“姐姐们，吊颈不是要绳子吗？让我来搓！”

可不，忘了绳子一事，没绳子吊个屁！好，五人共根绳子！金梅，搓长些，至少八九丈，十来丈。

“晓得，我家有苕麻、黄麻、棕片……”

荷香急忙打断：“第一不要棕绳，又粗又硬，吊颈怕不痛死人！”

“怕痛莫吊！”桂娟和爱月觉得好笑。

明桃不笑，忽然提高声音，认真讲：“好，现在来约定个日子！”

日子？莫非真吊呀？四双眼睛审视明桃。明桃板起脸，目光好冷。女子们霎时敛起笑容，鸦雀无声了。金梅披起衣裳，两肩缩起。桂娟和爱月扭开脸，看那棵枯树。荷香一双大眼睛失了光子，长睫毛耷拉。

远处有鸬鹚啼，两只，一声高，一声低，哀哀呼唤哪样？

明桃低头看脚尖，断断续续讲：“姐妹们，我不是讲着要子的……讲真，我等不起啦！婚期定在十月初四……九九重阳天气好，游‘花园’正合时……我先去了！难得姐妹一场，求大家紧紧口……莫把、莫把我的好日子泄给别人……”讲着，眼泪水就涌了出来！

金梅跳起，衣裳掉地上，一把搂住明桃嚎起来：“明桃姐，我跟你去，一个人跟呀……啾啾啾……”

于是五个女子抱头痛哭。哭够了，默默坐起，身子挺直，好像一动就会碰碎什么东西。

两只鸬鹚还在啼，一声高，一声低，哀哀呼唤那样？

草垛下的阴影拉长了。

哪里牛叫？左首十几步开外，站着傻子四宝，从草梢上探出头，咧开大嘴蠢笑。女子们慌忙跳起，躲到草垛后面穿衣裳。

“四宝，要死啦，快走开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走开，要看，偏要看，嘻嘻……明桃姐，喜欢

你……”

“狗×出的蠢东西，瞎你的眼！”荷香冲过去，一下就将四宝掀翻在地。

趁势抱住双腿，四宝把脑壳埋进荷香胯裆里，乱撞乱顶。

荷香又气又急：“姐妹们，来呀！”

女子们一拥而上，揪手的揪手，按脚的按脚。四宝快活地挣扎：“嘻嘻，白奶子好看，还要看……”

“扯掉他的裤子，叫他好看！”

荷香最野，来真的。双手伸到四宝肚皮上，揪住裤腰，用力一扯，牛头短裤便褪到大腿上。万万想不到，眼前会出现这么难看的怪家伙！五个女子憋住气，足足愣了十几秒钟。然后倚仗人多势众，骂着，叫着，喘着，不约而同地捧起地上的鲜牛屎，泼墨般朝四宝下身摔去……然后跑开，生怕落在后面。笑倒了，笑软了，笑岔气了！这是狂浪的笑，野性的笑，从重压中爆绽出来的笑。烈风一般将草丛压下去。响彻荒野。这时候，整个世界仿佛就由这五个女子主宰了。

二

奶奶八十岁，娘屋做女时，名叫巧巧。皮皱成老干笋，腰弯得像磨钩，叫巧巧，任怎么想也贴不上。明天是阴历七月初七，奶奶生日。爹吩咐：爱月，明日莫出门，留屋里杀鸡宰鸭，办个金针粉丝八大碗，多请几个客，给你奶奶做个热闹生日，唉，活到八十不容易。又喊：

“叫你妈去问五叔，有青皮黄豆不，借几升打两板豆腐。”

不会自己对妈说去？妈就在灶屋做夜饭，隔个小天井，不到十步远。可爹从不直接对妈讲话。也不怪爹，这是乡俗。外人面前，夫妻必须形同路人，实在有事，互相也只叫声“哎”，喊声“喂”。在家呢，全靠女儿传话。先前爱月不觉得特别，近来却常想：我和小

弟出生前，爹妈之间如何传递消息？想到出嫁，早晚和一个男人吃饭、困觉，挨得那么近，又离得那么远，真不是滋味，像吃下半边苍蝇。

爹又喊爱月去割青韭。爹爱吃青韭。可爹活到六十岁，不晓得自家菜园在南在北。男人不理菜园，也是乡俗。

今晚奶奶困得迟，鸡进笼，她还坐在灶坎上。那是奶奶的“宝座”；起居便当，屙尿旁边有尿桶，吃饭就便灶台。奶奶永远坐在那里，别处似乎没有她的位置。没点灯，熬涌用柴菟，火光映照奶奶的头发，头发是红的，一闪一闪。爱月喊奶奶上床，奶奶讲还想坐一阵子。声音比平日硬朗，有点颤，有点欢喜意味。

爱月点亮菜油灯，很惊奇：奶奶居然将稀零零的白发梳得好齐楚，抹了茶油；小髻，垂在脑后，像只晒白的螺蛳壳。穿件大襟粗麻布新衣，领口又高又硬，抵住下颏，支撑起她的脸。是啦，奶奶隔夜收拾停当，迎接自己八十岁生日。奶奶朝爱月笑，无声的笑，嘴巴瘪几下，小女子似的腼腆、害羞。笑得爱月好心酸，不忍看，扭开脸。

小窗外，夜空像只大蓝瓷盘，刚洗过。银河低垂，伸手就能抓把星子，弯月高悬，是女子的一道秀眉，是一柄金色的禾镰，是一只无帆的小船。

关于奶奶，有好多传说：奶奶家住桃花井，桃花井花香袭人，世代出美女；奶奶是百年难见的美女尖尖。她美，她巧，两日做双花鞋，三日卸匹大布。一把杭州剪子铰窗花，右手铰，左手丢。丢出花儿草儿，落地便生根；丢出蝶儿鸟儿，拍拍翅膀就飞走。十六岁那年中秋节，奶奶头回赶广西蚝街闹子，害得闹子刮台风；人挤人，争看她，踩死七只鸡，五只鸭，打翻烫米线的汤锅。十七岁那年端阳节，奶奶走外婆，路过刀削岩，迎面来了几个放排佬。为首的打哈哈：“小女子，你系南海观世音，相好唔敢指望。求你伸出手爪，好歹搭一下，解解心头火啦……”奶奶眨眼浅浅笑：“放排哥哥好汉子，搭搭手爪也平常……敢打岩脑跳下去吗？”放排佬应声就跳，摔

得头破腿折，不讲一句悔话……真吗？真有其事？奶奶，奶奶，爱月今年一十九，与当年的你相比，抵不得你一只拉尾指……

伴奶奶困下，爱月抚摸奶奶身子：只有皮，没有肉。皮像干蛇皮，有鳞，摸起索索响。皮下的筋脉很凉，像一条滑动的大蚯蚓……奶奶，你几时变成这般模样？如何变成这般模样？听讲你出嫁前，也曾哭闹过，也曾与姐妹们相邀去游“花园”；临了，你为何又没去？唉，一时错过，你便活成这个样！奶奶你悔过吗？

奶奶忽然开口说话：“爱月，明日是七月七？”

“嗯哪，是奶奶生日。”

“日子没弄错吧？”

“不会错。”

“你爹给我做生？”

“嗯哪，办八大碗。”

“好，好……”

“奶奶，你思谋什么呢？”

“哦，明日奶奶想坐席……”

“做吃？”

“不是，奶奶是讲……明日奶奶想坐到桌边吃餐饭！”

爱月听明白了。唉，原来奶奶思谋半夜，就为这事。谁兴的规矩，女人家一出嫁，就只配在灶台上吃饭！哪怕你活到八十岁，儿孙满堂。

想来，爱月愤愤不平：

“奶奶，没错，明日该你坐席！”

“你爹会答应？”

“会的，明日给你做生呀！”

“对，对，奶奶八十岁啦，该有这一回，该有啊……”喃喃着，奶奶困着了。

一早，奶奶就坐到灶门坎点火烧水。水开，才喊醒爱月。爱月手脚麻利，眨眼工夫，鸡杀了，鹅宰了，毛焅净了，提到河边去破

肚开肠。

“哟，你家莫非来了乡长？”

“不是，给我奶奶做生。”

“办几碗？”

“爹讲办八大碗。”

“有墨鱼炖肉不？”

“还讲！”

“你奶奶好福气，怕活得到一百岁。”

“还讲，我奶奶健旺哩。”

一路走，一路有人打问。爱月忽然觉得很高兴，很畅快。天气那么好，南风悠悠的，山柿子快熟了吧？活八十岁也不坏……

忙到下午三点多钟，八大碗终于办齐。八仙桌抹净，条凳摆好，菜端上桌，客人即刻就到了。全是村里的叔伯、公公，脸上有青胡子或白胡子。客人一到，妈就一声不响，背起草筐，拿着小镰，出门寻猪草。这回奶奶没躲开，反而从灶屋走出来，站在天井亮处。奶奶努力抬头望爹，想引起爹的注意；爹只注意客人。

“来，大家上坐！”

小弟动作最快，猴屁股似的爬上条凳。爱月上前拦阻：“小弟，没规矩，还不下来！”

“耶耶耶！”小弟放赖。

“让他坐。”爹横爱月一眼。

小弟抽鼻涕，朝爱月扮鬼脸。

“来来，对不住，没得好菜。”爹端起酒杯，忽然看见奶奶，连忙招呼，“妈，你老也去吃，多吃点，今日给你做生。”

奶奶一动不动。

爱月忍不住，怯怯对爹讲：“奶奶讲，今日她要坐席！”

“坐席？”爹张开口。

“坐席？！”客人目光一起射向奶奶，好像看见山魈。

爹很尴尬，支支吾吾：“妈，里面菜是一样的。你妇道人家又不

会喝酒……好，好，你想坐席，好歹来坐一回……”

爱月过去搀奶奶。奶奶倏地推开她，冲冲转身走了。

堂屋里吃喝得热闹，碗筷叮当，响到断黑。

今夜没有弯月，没有银河。落雨了，雨点好大一粒，不像是牛郎织女的泪，这种哭法不对头。爱月和奶奶没吃夜饭。奶奶没脱衣，闭目僵卧，喊不应，推不动。爱月没法，也不脱衣，陪奶奶困倒。

老鼠咬木头，喀喳喀喳。

爹扯呼噜，地动山摇。

奶奶突然死死抓紧爱月的手，重复几个字：

“我好悔，我好悔，好悔哟……”

悔什么，不消讲。爱月蓦地喉咙一紧。急忙咬住被角，一直嘞泣到鸡啼。临亮，她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穿起红衣裳，走向村外小河湾。河湾青草绿又蓝；青草里盛开菊花，小朵小朵，金黄金黄。梦见白色的蝴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只，飞呀飞，飞到高高的天上……

三

“哥好！哥好！哥好！”哥好鸟叫得烦死人。

不对，哥不好。哥是大木匠，使惯四斤六两大斧头，脸块也就像斧头：又黑，又硬，又冷，又厉。哥吃酒，吃醉就打嫂子，用锯梁打；打完又将嫂子按到床上……可鄙！

“哥好！哥好！哥好！”哥好鸟好固执。

不不，嫂好！嫂子相貌乖雅，眉毛会跳舞，眼睛会唱歌；青丝打散三尺长，好像一匹黑绉纱。嫂子爽快麻利，烧火灶膛呼呼叫，烟囱从不出乌烟；剁猪草，刀声不断纤，好像过年燃响千子鞭。

不是命，哥给嫂子洗脚都不配。

荷香喜欢嫂子，同情嫂子，保护嫂子，嫂子偷人，养野老公，荷香晓得，不对别人讲。以前不晓得，近来才晓得的。哥挑起工具刚

出门，嫂子就洗衣裳，独独洗一件蓝花衣裳。衣裳高高晾上竹竿，人呢，挽起篮子上后山。一回，二回……荷香看出蹊跷，决心跟踪探个究竟。油茶林好深，深处有块晒垫大的空地，地上生满鸡茸草。嫂子和一个陌生汉子抱一堆，慌里慌张，鸡啄米似的亲嘴……荷香差点没叫出声来。

明白了，那竹竿上的蓝花衣裳，是联络暗号，是召唤爱情的旗帜。

嫂子敏感，无端送荷香一条新毛巾。荷香笑，笑得诡秘，笑得嫂子慌了神，淆瓢错当水瓢使。荷香想，与其让嫂子戒备自己，终日胆战心惊，倒不如捅破灯笼讲明话。

“嫂子，你放心……”

“没来由，我，有什么不放心的……”

荷香翘起兰花指，从嫂子头发上拈出一根草，一根细细鸡茸草，伸到嫂子鼻尖下，叫她自己看。霎时，嫂子脸色白成一张纸。

“我一样也没看见！”荷香赶紧郑重宣布。

于是姑嫂有了默契，心换心，结成地下党。

七月半是广西蚝街闹子。哥一早就出门，讲三几日才打转，讲话时用阴险的目光打量嫂子；脸上乌云好厚，拧得出水。荷香为嫂子不安，但看到嫂子鬓边插朵小绒花，想讲不忍讲。自己也有自己的事，蚝街有人等她。

蚝街闹子好热闹，热闹不只买卖，还有众多少男少女做“游戏”。“游戏”是这样的：女子们头帕故意低扎，压住眉棱；手挽腰子篮，篮口盖条新毛巾。慢慢走，慢慢招摇，自然有青皮后生跟上来；颈根向前伸，两手背后面，像一只鹅。街头走到街尾，淡淡站定，相跟的后生便拢来，掀开毛巾，将一包什么好吃的、好耍的东西丢进篮子。随后，丢东西的手绕过来，粗鲁地在胸前捞一把。如果女子不动，若无其事，“游戏”就此打止，如果女子回头，再那么一笑，后面的事情就比较麻烦……感谢古老的风俗，为少女少男安排这有趣的“游戏”，增添闹子的繁华和色彩。荷香曾经酷爱这种

“游戏”，不来则已，来必满载而归。东西倒不在乎，但它说明自身招摇的魅力，一颗单纯的心便得到满足。今天荷香没带腰子篮，不想招摇，也无兴致。

蚝街闹子贴河湾，弯成香蕉形。一头一座桥，两桥遥相对。荷香过东桥，笔直穿过闹子坪，朝右猛一拐，又回到河边。抬眼望去，柳丛中有个穿白背心的人，一闪又躲起。一闪也就认出来了；荷香跑去。

“来了！”大柳树后转出白背心。

“来了……”荷香咻咻地喘，心神不定。

“有人看见你吗？”

“不晓得……”

白背心拖她坐下，靠着树干。没有抚慰的话，只有动作，动作那么重，那么粗鲁。

“不要这样……”荷香躲闪，想哭。

“你要哪样？”白背心缩起手，有点不高兴。

“要你带我走！”

“讲过了，走不脱，没地方去得。”

“天上，地底……喏，我有点私房钱！”

“不顶用。”

“你忍心看我嫁别个？”

“嫁了也是我的人。”

“不，提心吊胆的，几时完场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

石拱桥那边流下来好多黄色泡沫，山里头大概落过暴雨。

“那，我杀了他！”半天，白背心憋出一句话。

“真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要偿命的。”

“我愿意……”